

腊月 徐徐展开的民俗画卷

□陈重阳

绝地清寒的腊月，是两千年华夏文化的渡口，渡每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，进入乡风民俗的融融暖意。

腊月的乡道，如指南针，它方向清晰，目标明确，指示茫然无措的故人，找到生命的来路。乡道，是乡村的血脉，它连通着乡情。这时候，归乡的人，肩扛手提，衣着光鲜地回来了。他们怀揣梦想，经历过异乡的人情冷暖，经历过拼搏挣扎，在岁月的驿站，蓦然回首，走上归程，走进农历，来汲取心灵的供养。乡道，无论你是成功，还是落魄，都以温润慈爱的怀抱，像老父亲，把你紧紧拥抱。

腊月的柴火，寂寞了一个冬天，又燃起在背风的角落里。明明灭灭的火焰，把乡情烤暖。鹤发鸡皮的老者，眉

眼俊朗的青年，蹴在一处。就着跳跃的火苗子，不停地搓手、哈气，滚烫的火，耗尽自身所有的能量，熨平留守老人们心底的忧愁，温热游子蓄积一冬的寒凉。他们目光碰撞，言语交错，话题像棉线，扯一扯，丝丝缕缕，缠绕在火光里。直烤得头顶云霞铺染，烤到鸡兔归笼月出东天。

腊月的院落，有守旧的麻雀，老树，和弯腰咳嗽的父亲，还有鸡鸣、狗吠，一切都在呵气成冰的空气里，活泼起来。灶间的炊烟，显示出峥嵘的力量，绵绵延延遁入长空，好似日子的旗幡。灶台，是母亲的人生舞台，母亲的角色亘古不变，洗菜，做饭，和管理一切琐碎。父亲的身体里，已经像小曾在噬咬一般，忍不住清闲。房顶的几片碎瓦，要爬高

换下来。残缺的泥墙，要培上一些新泥。风雪蚀掉的锅台，也要砌一些砖头。

腊月的巷子，被一声声充满古韵的叫卖唤醒。“爆米花来！”“花米团喽！”“吹糖葫芦咧！”在清冽的空气里，如一只调皮的手挠在小孩子心上。手艺人布衣皂衫，摆开老家具，支起摊位，冬日的阳光，在他们的脊梁上浮光跃金。大人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地拱围着，爆米花的老头，能在一节炭火里，让金黄的玉米开出一大袋白色的花，仅仅收三块钱！可是，手艺人很执拗地坚持，每年到了这个节点，就让久违的香氛在空气里飘满；吹糖人的，一架电瓶车，绑着草把子，上面插着童话世界。他轻轻一吹，就吹出大人们多年的民俗记忆。

腊月的小年，是春节的门槛，跨过

来，年就算正式启动了。一家人，穿越了千山万水，这时，就聚在了灶台前。祭灶，也是聚灶，重温旧日的口福。母亲把所有的丰收，煲进一锅内容丰富的粥里，红豆赤，白豆白，绿豆绿。一口粥，顺着食管，一下子消弥了胃知的乡愁。焦黄酥脆的饼，是给灶王爷眼饽的，实际上是给人的口杀饽的。咸，甜，香，辣，久已麻木的味蕾，瞬间被激活。

腊月的三十，是年味的高潮。这一天，两千年的桃符又一次红光满面，光耀于门楣上，喜庆的年画，张贴于门扇与白壁。这一天，贮屋内，物品驳杂，门类众多。油果、丸子、扁朵、馒头，堆摆成山；吊绳上，腊肠、牛肉、羊肉、猪肉、鲤鱼，挨挨挤挤。祖宗的牌位前，肃穆神圣，香烛缭绕，供品整齐。不失闲的乡下母亲，终于要消停下来，却又仿佛有什么未尽之事；父亲们，码好了充裕的柴，挑满了粗腰水缸，洒扫庭除，辞旧迎新。

乡村腊月，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民俗画卷，朴素，本真，能医治心灵的乡愁。每个他乡奔跑追梦的游子，一回首，自己却都是画中人。



自强不息

汤青摄

学书心得

□黄芳

人品俱佳，受人人尊敬。得先生厚爱，能入其门。

一年来，在先生指授下，研习褚遂良楷书和王羲之行书。知水滴石穿、一曝十寒之理，含蒙吮笔，不敢懈怠。蒙师点拨，顿开灵性，渐悟真诀。心追手摹之时，积有所得；耳濡目染之际，技益精进。学书陋见良多，撷取几则，共勉之。

学书当“厚积”。书法而言，宜乎日积月累，忌浅尝辄止，所谓“笔秃万支”“笔冢成山”。自甘寂寞，解各家各派风格，取诸家之长，融会贯通。《书谱》所谓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。书法之外，当旁涉他科，文史哲等，增己学识，丰厚底蕴，求高深广博之造就。

一剪梅

□耿艳菊

叫春梅。十里外，我姥姥家那边，一个远房的小姨，也叫春梅。她们都长得好看。那时候，我们小孩子自以为是她讨论着，梅花就像春梅姑姑，春梅小姨一样好看。

我们家院子东边上的空地后来建上了两间房子，给我们几个小孩子住。第一个新年，父亲在大雪天从集市上请回一幅寒梅图，挂在新房子迎门口的后墙上，是为中堂画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梅花，墨黑的枝干上，稀稀疏疏卧着几朵红红的梅花，很安静。画上有四个字：傲雪红梅。两边还有对联，内容已经不记得了。正值外面大雪纷飞，院子里已落了一层白白的积雪，一时间诗意悠然。对着那副梅花图，清清爽爽的，令人心内好快乐。那时，我在读《红楼梦》，只记住了那句：琉璃世界白雪红梅。

渐渐，电视剧中的民国爱情故事总少不了用梅花来配景，或作为文人雅士的点缀。看得多了，觉得梅花也不稀奇了，像家中的那幅画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新鲜劲儿去久久地凝视。时日一长，甚至它的一边儿耷拉了下来，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去理会。

记得那时同学的哥哥真是翩翩少年公子，可以把电视里一曲《梅花三弄》唱得情深意挚。还可上口哨把它吹得婉转流淌。不知迷倒了多少女

无意于佳，乃佳耳。此乃东坡论书句。“厚积”是“有意于佳”，“有意于佳”只是基础，“无意于佳”是境界。古人之函牍笔札，挥洒流利，富有神韵，无布排设计之痕，但艺术美感斐然可观。书者应思之，领会之际，皆有可能意笔交融，心手两忘，成就佳作。

学古而不泥古。学书师承古人，重法度，得精髓，此为要义。自有在浩如烟海历代经典法帖中探幽发微，寻觅契己情性的风格，或典雅纯朴、或粗旷雄强、或清婉婉约、或俊逸自然……再切合时代审美感，创作出符合时代特色又有个人风貌的作品。

子。然而，这样一个人物，后来也入了俗世之河流。

我也喜欢听《梅花三弄》。高中时，我曾买过一盒《梅花三弄》的磁带，送给了喜欢着的一个。关于梅的音乐，我并非最喜欢这首，而是《一剪梅》。

《一剪梅》是初三时音乐老师教的。那个文弱孑弱，留着齐刘海的女老师，很可爱。多年后，我已想不起她的具体模样，但感激她教我们这首歌，成长的路上，我一直喜欢着它，尤其喜欢它的歌词：

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。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。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伊人飘香。爱我所爱，无缘无悔，深情长久留心中。

韶华青春时，心中总装着爱情。这首歌的词意就是当时年轻的心对爱情的信仰：一剪寒梅傲立雪中。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。

随着阅历渐增，有很多想法都改变了，唯有对《一剪梅》，依旧独衷。它不单是坚定了爱情的。也让我知道人生路途中之那些遇到，波折，选择，甚至行事做人，世间很多种情感，都可以像歌中唱的那般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像草原广阔。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

梅花并不是奇花异卉，而至如今我都依然没有缘分亲见腊月天寒梅没绽放的情景。踏雪寻梅的风雅，令我始终向往着。

年前

□杨勤华

不知不觉又快过年了，满打满算也就十多天，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似乎都没有在意到过年已经近在眼前，各自依旧不紧不慢地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着和生活着。好像这就是现代人对过年的态度吧。

记得小时候过年，在年前的一个多月气氛便已经弥漫开来。各家各户早早就开始除尘，修整房屋和门窗，将家弄得清清爽爽、亮堂堂，有些人还会弄来一些报纸、书刊将房间的墙壁“贴新”。主妇们更是忙碌，要买点鱼肉和鸡鸭洗净腌好，这就是“腊货”，过年时挂在门前屋后也是一道风景。

还要选一个晴好的天气将一家老小的被子、衣物彻底清洗一遍。再准备糯米、芝麻、花生什么的，去塘坊做些待客和孩子们喜欢吃的炒米糖、花生糖、芝麻糖。有勤快的主妇早就提前将糯米浸泡好，再用石磨磨成水面，待做汤圆时便将水面的水用布巾过滤掉，汤圆要吃到年后的正月十五，所以水面要磨多些用一个大缸养着。一些日子好的人家，得给孩子和大人各做一套过年穿的新衣服，这是光鲜和脸面。日子差的人家也得想法子给孩子做一两件衣服。过年各家各户都要买些鞭炮的，为的是图个吉利和彩头，各家各户对大年初一早晨用的鞭炮又都特别讲究，首先得放一个开门红，然后，再放一挂长鞭，开门红必须响而脆，长鞭不能断断续续，否则就预示着一年不顺。

还得准备一些蚕豆、瓜子、葵花籽，条件好的人家会弄点花生川、酥糖、品糖什么的，都用瓷罐或铁罐装好。有的人家再用菜油炸点锅巴、小炸、麻花。这些都是喝早茶的茶点，年前就得

品不够的绍兴

□殷修武

世界那么大，喜欢旅游的人都想在有生之年能多去一些地方。所以，凡是去过的地方，很少有人再规划到以后的旅程里。我却不那么想，去过的地方只要我喜欢，认为有特色有品味，我便会选择在不同的季节一次又一次欣然前往。浙江省的中国文化古城绍兴，人杰地灵，文化底蕴雄厚，景点众多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我曾先后6次到这里旅游。绍兴的园林，绍兴的山，绍兴的水，绍兴的桥……留在我心底的是一份别样的心情和感受。

说起绍兴，很多人是再熟悉不过的。鲁迅笔下的私塾“三味书屋”，那个时候小孩子们的乐园“百草园”，以及埋藏着宋代伟大诗人陆游无尽忧伤的沈园，古代书圣王羲之谈文舞墨的鹅池和巍峨的大禹山，以及驰名中外咸亨酒店，千年历史古镇“鲁镇”，真山真水的鉴湖……

我第六次去绍兴，是为看望老朋友，而第六次游览绍兴却让我感受到这里河水清幽静卧古桥的美。

说实话，我对于桥的一知半解是来自我国现代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的大作《中国石拱桥》一书，中华民族

风雪夜归人

□张燕峰

儿时，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：风雪之夜，只听吱嘎一声，院门被轻轻推开，爸爸披一身雪花走了进来……

那时的爸爸还很年轻，在离家千里外的县城高中做教师。每天下班后，送别了每一位学生，爸爸才回家。那时候少有自行车，爸爸只能徒步回家。夏天尚好，冬天天寒地冻，风雪载途，夏间的艰难可想而知。

我大概是五六岁的样子，我趴在窗台上，外面雪花飘零，一片一片，簌簌而落。很快，地变白了，人们的屋顶变白了，远山变白了，树尖也变白了，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。人们早早地挂上了厚厚的窗帘，插上院门，一家人围坐在暖炕上，聊天闲话家常。街上寂无人声，只有几声零星的犬吠，把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寂静撕开一道伤口，很快，伤口愈合，黑暗吞噬了乡村，寂静包裹着乡村。

这时，玻璃窗上已结出了厚厚的一层霜花。霜花美丽而斑斓。我长长地呵一口气，霜花慢慢融化了，露出一个小小的圆点，好像邻居妹妹脸上的小酒窝，再长长地呵一口气，酒窝更大了。我用胖胖的手指把融化后的水和周围的冰抹去，玻璃洁净明亮，可以模糊地看到院子里的情景。

妈妈坐在灶间，把炕烧得热热的，锅里是爸爸烧的洗脚水，凳子上是爸爸爸热的饭。妈妈一边拉风箱，一边侧耳聆听外面的动静，脸上是担忧的神情。

备好。年画、春联、窗花、门楣花也都要买一些，虽然花花绿绿的，但是没有它们也就没有了过年的气氛呢。

年前的日子，一家之主的男人们自然也没闲着，工作之余就得帮着妻子忙年货，谁家杀了年猪，就得赶紧提着篮子去买些肉回来。还得去起鱼塘的塘主那买些价格便宜个头大的鱼，鲫鱼、鲢鱼是必买的，能买到价格好一点的，买不到就买便宜的。男人们还有一件大事是忘不了的：打酒买烟，打上十多斤散仓白酒，买上一两茶平时舍不得抽的好一点的香烟，有的人家用糯米再做点甜米酒，来客时女眷也能喝两杯。

对了，年前还得打豆腐，将黄豆浸泡几天，然后上磨再制成豆腐，豆腐分老豆腐和水豆腐，制好的豆腐都得用清水养着，过年时随吃随取。其实，等不得过年，豆腐就是桌上的菜了，豆腐同荤菜蔬菜都能合得来，有了豆腐的菜，看着舒服，吃起来味道更好。

临近过年那几天，就得准备蔬菜了，什么青芽、大蒜、菠菜、包菜、大白菜等等都得多备些，过年那些天是买不到新鲜蔬菜的，这个时候就要备足。

男人和女人们就这么忙忙碌碌，快快活活中迎来了过年。

上面说的是许多年前的过年了，现在过年变得简单多了，什么样的年货都可以从超市买得到，纵然不愿意买，几个家庭拼一拼，提前在饭店订几桌饭，大家过年时轮流做东，省了不少的麻烦。不过，过年的乐趣似乎就少了许多。

于我看来，过年很像一出大戏，提前精心准备了，登台时就很有看头，看后也值得回味。

的智慧在桥梁建设方面让人惊叹不已。素有“东方威尼斯”之称的绍兴，水道纵横，古桥也是随处可见，河街相辅，庭院人家枕河而居，桥便像母亲手中的线，将这座古城串联在一起。

有人说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，我便轻声慢步行走在这座古朴的城市，桥多是绍兴的特色。有用几块石板搭起的最简单的桥，有高高拱圆形的石花桥……我沿着一条蜿蜒的小巷，不经意间看到一座名叫“八字桥”的桥。该桥形象生动，两边像个“八”字一样横跨两岸。这座桥始建于南宋时期，桥的两边，现代人的脚步似乎在这里停歇，不像其他城市，很多古朴的景点早已被商业化的叫卖声覆盖。在这里，桥两岸只有那些悠闲的老人品茶闲聊，或是中老年妇女们忙着摘菜、淘米，有的小孩子坐在桥边玩耍、看小人书……因为这座桥，时间似乎停留在了过往。

站在桥上，我的思绪飞回到南宋那个文风鼎盛的时代，仿佛在桥上看到书生们赶考的身影；我看到那一艘艘乌篷船，或载着游客，或载着新鲜货物，带着满脸微笑的船夫从桥底缓缓穿过……

风雪夜归人

这时，只听院门“吱嘎”一声，院门被轻轻推开了，模糊中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。

“是爸爸回来了！”我欢喜地叫着。妈妈停止了拉风箱，脸上绽放着微笑，那双秀美的眸子明亮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。妈妈起身向屋外走去，与推门而入的爸爸撞个满怀。

爸爸完全成了一个雪人。帽子上、衣服上、鞋子上都落满了厚厚的雪花。妈妈拿了笤帚给爸爸扫雪，我则站在炕上用小手去捂爸爸的脸。爸爸搂住了我，我用冰凉嘴唇压在他的鼻尖上轻轻一吻，我咯咯咯地笑起来。妈妈笑了，爸爸也笑了，屋子里立刻春暖花开了，变得姹媚明亮起来。

妈妈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爸爸一边吃，一边检查我背诵古诗的情况。妈妈坐在一旁，目光像多情的蝴蝶，一会儿落在我的脸上，一会儿落在爸爸的脸上。

几十年过去了。岁月的风雪好大，已染白了爸妈的头发，压弯了他们的腰身。而我步入中年，从家乡那个温暖宁静的乡村走出辗转到异乡。现在，我是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，让我回到从前，回到无数个寂静而寒凉的夜晚，和妈妈一起等待爸爸回家。

恍惚中，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，我仿佛看见爸爸披一身雪花，微笑着向我走来……